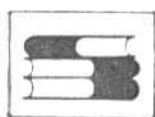


An abstract artwork featuring a profile of a face in the upper right, rendered in dark outlines and yellowish tones. Below the face, a hand is depicted with dark, expressive strokes, holding a small object. The background is a collage of yellow, orange, and blue washes and textures.

荳芽集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 ·

書名：荳

芽

集

作者：亦

舒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價：港

幣

九

元

初版：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錄 目

22	品飾裝	1	運幸
23	易容很	2	事宗兩
24	來裏哪從	3	稿寫
25	由自	4	前之年多
26	術藝	5	快愉
27	外窗	6	文雜
29	中眼人港香	7	命生
30	壘堡	8	熟賣
31	筆	9	子頭老
32	看觀	10	寫
33	起得付不付	11	查偵
34	夷威夏	12	下樓
35	作寫	13	鞋跑
36	域超史洛	14	候時小
37	費稿	15	居獨
38	才天與傳遺	16	女美
39	脯胸大	17	爛燦
40	性人	18	畫
41	識意	19	人男種這
42	習實	20	活生
43	字名	21	曲戲

70	達依	44	機火隻一
71	擾困	45	僞虛
72	院學上專	46	客請
73	服衣人女	47	知人爲不流風
74	工打	48	牛黃
75	笑失	50	受享
76	師老	51	「某」
77	授教	52	男美
78	果如	53	構機大
79	氣天鬼	54	痛心
80	吵	55	大拿加
81	身獨	56	由自
82	學同	57	憶回
83	堡莎溫	58	型有
84	種一外另	59	命要
85	約紐	60	級等
86	浦物利	61	色出
87	等	62	固頑
88	子面	63	事小
89	子孩	64	客遊
90	扮打	65	記城雙
91	貴高	66	業商
92	子圈兜	67	命要
93	相眞	68	冰加
95	訓教	69	美作工

124	慣習	96	路出的秘神
125	思心花	97	者歌與歌
126	貼熨然自	98	心當話說
127	錶	99	輸服不
128	嘯海	100	好妹鬼
129	象印	101	身紋
130	空成轉	102	「合巧」
131	麼什爲	103	辦麼怎
132	移轉	104	「者讀」的我
133	他其與香線	105	話笑
134	單賬	107	室息休
136	惑困	108	房書
137	恤丁	109	髦時
138	行流	110	貓襲抄
139	子孩	111	人的愛可
140	的前以	113	家術藝子君像偶
141	名文英	114	物文土出
142	水糖	115	來後
144	法筆	116	慘
145	戲看	117	誰是她
146	兒運幸	119	眠失
147	職天盡	120	運幸
149	演導影電	121	罵與讚
150	質氣	122	紙報
151	狸狐	123	弛鬆

182	黑	152	人做
183	上節細在	153	造人
184	紹介	155	貓隻那
185	人女讓	156	戚親
186	夫懦	157	王猴美
187	人男些有	158	咗哪
188	刺諷	159	信相
189	白大相真	161	片名
190	了事花	162	事故典字
191	國外在作寫	163	上晚晨早
192	熱天	164	次一提再
193	呵天	165	人求口開
194	定註	166	人的寞寂
195	想幻學科	168	時過
196	食飲	169	夢
197	雲碧鄧	170	爲以你
198	川正湯	171	風道隧
199	求苛	172	夢噩
200	霞青	173	間時
201	星流	174	璃玻
202	級階	176	具玩
203	脯胸	177	薄菲入收
204	莎老	179	話電秘神
205	漠沙	180	恨少多
206	架吵	181	土老

218	胖發	207	士芝
219	鞋	208	美之夏
220	值價術藝	209	物食
221	語外	210	車衣
222	音配	211	北台
223	名姓	212	熱
224	錢	213	酬報無毫
225	風這	214	友朋男
226	戰挑	215	泣哭
227	曲行流	216	塵紅與雲青
228	牛吹	217	手高

幸 運

同事也可以像同學的，如果你是一個幸運的人，大家爲一個目標努力，志同道合，一投眼一舉足之間，有一種溫柔的默契，言語有時並不需要，因有了解有交通，緩緩流動的知識成了媒介，衆人的程度是相等的，意見沒有相歧，人與人的關係可以無限美，如果你可以幸運得找到這樣一大群人。

感情是靜默的，溫暖的，感情是永遠存在的，時日只可以沖淡愛情，但不是感情。想深一點，讀書最大的樂趣難道不是爲學風爲這些可愛的同學。

如果同事像同學，即使考最末一名那位還是好朋友，那麼薪水變成津貼，上班變成學習，日日有進步，真是夢幻變真，放假反而是寂寞無聊的，巴不得日日擺在公司裏，是的，因爲在那裏可以找到尊敬的伴侶，那還不比悶在家中勝過多多！

當然，難題只有一個，這種同事不是天天可以找到的。

兩宗事

在台北工作時，特地回香港買了些衣服，結果台灣人說：「爲甚麼你老打扮得像個苦學生呢。」

哦。詩韻服裝有限公司，你們的衣服使人變苦學生？

一般台北男人對女人的定義：濃粧、遲到，至多高中程度，喜歡到美國生活，盼嫁留學生，月入三千台幣足夠——女人不能賺錢才會聽擺佈——衣服穿得孔雀般。這才是女人，男人打牌，她有本事坐在他後面看一夜。

婚後打麻將，逛西門町，聽歌，跟姊妹說：「我老公啊，對我好好呵，上個月去香港，替我帶了三件衣服，好漂亮呵。」

他們不能忍受對他們來說沒有安全感的女人，來就來，去就去，又穿得似寡婦，白灰棕藍，且不燙頭髮，不化粧。

一般的台灣男人觀念非常落後，台北永遠無可能進展成另一個香港，小雞長大了不會變成鴨子，兩馬子的事。

寫稿

編輯追稿的時候，往往說：「你寫得快。」十年八年之後，久而久之，彷彿真有點相信起來，恍惚是寫得很快的，快得攤開紙，眼睛那麼睜一睜，OK，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事實是否這樣呢，當然不是，還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寫，還不是呆坐在那裏想半日。

李說：「我有三年，日日寫二萬字。」

可是男人寫到底也還好點，有老婆在那裏侍候茶水，當正他是大作家，以傾慕的姿態滿足他的自尊心。

女人寫稿不過是那樣，放下筆還是要拿起吸塵機的，鐘點女工出門的時候，屋子比進門時還髒，鐘點女工只符合某些要求甚低的主婦，然後有些男人又在那裏宣揚女人要回到廚房去，不外是因爲他負擔不起傭人，思想落後的人實在是不不少的。

女人寫稿，寫死了也沒有人知道，並且是活該，誰讓她無聊。

多年之前

多年之前，英文書院流行彈吉他唱民歌，依達小說中的男女主角都懂得抱着六弦琴輕奏，不懂此道的是瘟生。

當時流行的歌有「日升之屋」、「五百哩」，我的媽。星期美點中DJ的呆板聲音，孩子們居然也聽得下去，沒有選擇。

黑白電視麗的，青年聯誼會，森姆許唱「我哭了一會兒因為我愛你如此深」，早場電影放影占姆士甸「蕩女痴兒」，放學的時候看看書攤有無擺出南國電影及十七歲。

黑白兩色的皮鞋，厚白襪，印日本公仔的書包，也開始看野草、異鄉人、高達的斷了氣，龍蛇混雜，大小通吃，生吞活剝，好歹不分，上當比吃飯次數多。

成長是痛苦的。三十而立之後，回頭看看瘡痕，誰打算從頭開始，恢復青春？開玩笑！

愉快

怎麼樣在上課的時候，一抬頭，看見有鵝毛在天空中飛揚，初時不解，瞪眼很久，忽然明白了，於是失聲喊：「雪，下雪了！」

全班哄然笑，「雪，下雪！」他們跟着嚷。

以後每逢下雪，同學們取笑，「看，雪，下雪了！」

英國人壞是壞，奸管奸，但是令人愉快。而美國人真討厭得與香港人並無兩樣，台北的美國人尤其如此吧。

真的，獨身居住異鄉，原本可以生氣的事是極多的，但竟全無愠意，眼前開了一個新世界，樂不可支，居然近中年時還有這樣的機會，豈不是造化，心花怒放之餘，還來得及生氣嘛。

有回憶總比沒回憶好，爲了使將來有回憶，如今的時光要多多利用，要多多製造回憶，老了坐在搖椅上，也心平氣和——是當年……

雜文

這樣子長期寫雜文，大概是會累壞人的，被累壞的是讀者。有一日，取了很多報紙，把幾個女人寫的雜文題材記錄下來，有一個說，她家水浸，地氈濕了，埋怨一番，另外一個說，她前任房東比這一任好，另外一位說老有朋友打電話給她，煩死她。而我自己呢，告訴別人，我在公路車上看到了甚麼東西，這對讀者有甚麼益處？讀者並沒有甚麼好奇心吧？

如果是當紅的明星在那裏吹他們天天幹了些甚麼，也許有點吸引力，但是寫雜文的女人……大概明星作家還是有讀者的，不了解的事不能太過份作批評。

真是悲哀，竟沒有新的東西可以寫，讀者是聰明的、智慧的，讀者不想在專欄中得到新的知識，讀者不過想看這些人又出了甚麼洋相。

生命

早在一九一九年，魯迅對生命的看法：

「……因爲有食慾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慾，因性慾才有性交，繼續了生命。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父子間沒有甚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數「聖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所以我現在心以爲然的，便只是愛。」

「母愛派」恐怕是要清算魯迅的。

然而隨時隨地翻開魯迅全集，一切疑難雜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再在乎旁人在想甚麼寫甚麼，夜半看魯迅，會得手舞足蹈。

可是事隔六十年，還有很多很多人抱着腐屍一直往下沉，旁人沒跟他們沉下去，旁人還有罪。

賣熟

中國人最可怕的地方便是以熟賣熟：咱們認識廿年了，有權無話不說，兄弟姊妹原是同胞，揭揭底牌有甚麼關係，怕甚麼？這麼熟！

於是大伙兒肉帛相見，說話如開公審大會，題材總是落在非常私人的問題上，而且還都是成年人，這麼的不尊重對方的私事。中國人是很最近才學會不拆家人的信件的，如果告訴母親：日記與信件不能亂翻，母親會被嚴重傷害，會瞪眼反問：「你不是我生的嗎？」然後繼續她那翻箱倒篋的事業。

這類人干涉他人私事，理直氣壯，絲毫沒有愧疚，他們認為有那種權利，他們不知道該甚麼時候停止，非得把臉拉長，五官都掛下來，他們才懂：過火了。

自問是俗稱非常「玩得起」的人，並非不能說笑的，但爲甚麼有這麼多的人，不停在大庭廣衆之前沒完沒了，愚昧地，無禮地追究別人的私事？是不是真想捱罵？

老頭子

對公園裏掃樹葉的老頭說：「我要回家了，就在七月。」

他凝視片刻：「多麼可惜，這裏竟不能令你留戀。」

「吃粒水果糖？」

「謝謝，」糖在他咀裏：「我也在九月退休了。那也好，我不會那麼想念你，如果我還在這公園中，每早八點四十五分，我會想：那個中國妞呢。」

大家都婉惜着，然後告別。

每天早上，我們見面，打招呼，評論天氣。

但是却互不知道對方的姓名，有甚麼關係呢，他的臉是明晰的，我會記得這老頭子，他穿一條工人褲，瘦小、頭髮灰白、和善的笑。

有些人天天見面，可真是面具模糊，因為他們太普通，太地方性，太不值得記憶。人是那樣的。遠的事情往往一下子會清晰起來。